

Research on Bronze Aesthetic Art of the Ancient Dian Kingdom 古滇王国青铜器的造型艺术研究

张吉洪 by Zhang Jihong

内容摘要：云南古滇青铜器的艺术魅力，是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支夺目的奇葩，以其造型精美奇特、纹饰细腻丰富闻名于世，其写实性之强，构思巧妙，独树一帜。滇国的先民们把当时耕作、畜牧、纺织、狩猎、战争等各种社会生活场景凝聚在青铜器上，用自己的双手铸造了一部生动的青铜史诗。

关键词：青铜；造型；艺术

Abstract: Bronze art from the Ancient Dian Kingdom of Yunnan is an especially charming segment of China's ancient bronze culture. Ancient Dian bronze art is famous for its outstanding aesthetics and intricate details. The firm conceptualization and practicality underpinning its stunning appearance has put it in a class of its own. The Ancient Dian had rendered numerous aspects of their civilization's culture on bronze art – farming, livestock, textiles, hunting and war, among others. They have created their animated history on bronze.

Key Words: bronze, aesthetic, art

云南古滇青铜器辉煌灿烂，开创了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先河，充分体现了云南青铜时代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支夺目的奇葩。在这些青铜器中，每一件都无不体现出这个自有的地域文明和精湛技术，滇青铜出土的文物以其造型精美奇特、纹饰细腻丰富闻名于世，其写实性之强，构思巧妙，独树一帜。滇国的先民们把当时耕作、畜牧、纺织、狩猎、战争等各种社会生活场景凝聚在青铜器上，用自己的双手铸造了一部生动的青铜史诗。

追溯历史，云南古滇国跨越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前1世纪，那个历史时期处于奴隶制时代，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使用汉字也不普及，社会发展缓慢，普遍信仰一种原始宗教。但社会形态宗教活动丰富而独具特色，从建筑、饮食、服饰到宗教祭祀都自成一统，很少受外来影响，带有强烈的地域风貌和地方特色。滇人男女均为椎髻发式，戴耳饰和手镯，衣长至膝下，赤脚，住干栏式房屋。他们以锄耕农业为生，兼营渔猎，饲养牲畜。手工业发达，尤以青铜冶铸、金银及玉石制作突出。他们的礼器有铜鼓、贮贝器、葫芦笙、案、枕、编钟，装饰品有各种造型的扣饰、腰带、耳环、手镯，兵器有狼牙棒、啄、镞、吊人矛、戚、蛇柄剑、铜柄剑、铜柄铁剑，农具有锄、镰、铲，还有渔猎工具和纺织工具。在造型设计和表现上，人物特征和地域特点明显，雕塑语言丰富，手法娴熟、简洁，技术精湛，从构图和构成上都非常有考究和安排，例如《捞惊镏金铜扣饰》，这些青铜造像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当时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生动地展示了滇人生产、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祭祀、狩猎、纺织、舞蹈等情形。是典型的古滇王国文化现象，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由于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自古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和多种文化的汇集地，滇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制作的；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

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

在古青铜器物中，图案雕刻最多的是在铜鼓上，已发现的铜鼓均有繁复精美的纹饰和各种写实的图案，有太阳纹、几何形花纹、饰弦纹、云雷纹等，动物图案出现最多的是鳄鱼纹、翔鹭纹、牛纹、鹿纹，还有物体形纹、船纹等。所有的图案以一种或几种不同的纹样为单元，形状相同，方向相对，排列均衡对称，给人以稳重、整齐、匀称的感觉，大多采用了直观的表现手法，并以浮雕与阴刻的方法表现，在这些纹饰图案中，太阳纹反映了云南古代民族对太阳的崇拜，牛纹作为炫耀财富，显示荣誉、地位与威望的象征。

除具有云南民族特色元素外，作为一种祥瑞的象征。船纹中所刻绘的船有渔船、战船、游戏船、竞渡船，有船纹的铜鼓，均为石寨山型铜鼓，船纹成为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纹饰之一，它一方面说明生活在滇池周围的古滇民族与滇池的密切关系，如龙舟竞渡，在古楚国故地长江中游一带颇盛行，传说是为了



纪念屈原。《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录：“是日竞渡，采杂药。”隋朝杜公瞻注释：“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在吴国，龙舟为伍子胥而竞渡，古越国龙舟竞渡是为纪念越王勾践，古云南滇池龙舟竞渡可能与楚文化的影响有关。

“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不仅是云南古滇国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国数千年青铜文明的经典之作，它是当时古滇王国贵族祭祀时用的华贵工具。我们看到的站立着的牛虎案，其牛的四脚为案足稳定厚重，牛背铸成椭圆形微凹的形状，一只“虎”前爪抓住牛的尾部并用嘴紧咬着，虎的后腿蹬在牛的后大腿上，虎尾向下弯曲，显得特别有力度，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牛却保护着横立于胯下的小牛，作者把大牛刻画得临危不惧，坦然处之，这是一种何等大胆的创意啊！这样的艺术处理，达到了该器物在力学上的平衡，反映了古滇人独具匠心的艺术创作风格。

各式各样的兵器和众多的贮贝器顶盖上的战争场面，说明古滇国与敌势力有着频繁战争。用庞大的阵容来反映激烈的战争场面，有骑马的战将，也有执盾、拿剑的士兵，有身首异地的亡者，也有跪地求饶的俘虏，有的紧追不舍，有的堕马身亡，有的挥剑拼杀，有的空拳格斗，有的反映生产方面（如纺织场面贮贝器，播种、放牧贮贝器），有反映精神生活、娱乐活动方面的（如祭祀场面贮贝器、祭铜柱贮贝器，长方斗牛扣饰、二人盘舞扣饰、四舞俑扣饰、八人舞乐扣饰、斗牛扣饰等），还有反映民族地区周边社会交往关系的（如纳贡场面贮贝器）等等。

古滇王国的青铜器中，二牛交合扣饰让人们羞涩而自然地接受这个生命艺术表现形式，公牛前腿跨于母牛背之中间，并用牛头紧贴于母牛之背上，牛肚向内收敛，作用力之势，母牛则头微右弯，尾略上翘，与公牛默契配合之欢。有的器物为男女交合扣饰悬挂在人的腰带上，构思时应该是无拘束的，所以在表现手法上就显得非常自然而生动。这应是古滇民族对宇宙万物总规律的理解和感悟，是对人类和自然界生命繁衍延伸规律的巧妙揭示。

展示弱肉强食的动物格斗，在古滇墓葬中大量出现，形成滇青铜文化的一大艺术特点。这些器物有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搏斗，也有人与动物之间的搏斗。艺术的创造是对周围物质现象的升华，古滇民族大多以畜牧业为主，同时也大量地猎取野生动物，从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吸取营养进行加工，所以将动物格斗处理得逼真而自然。

云南商至汉代的青铜器及其造型艺术，既有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着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战国至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使沿五尺道的滇东北和滇池地区在青铜器的制作及造型艺术上受中原文化影响更加明显，尤其是云南东北地区。云南曲靖八塔台古墓群出土文物中，有较多的中原文化的痕迹，如陶鼎等中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曲靖的出现，与先秦时期曲靖就是中原文化经“西南丝路”传入云南的咽喉之地有关，表明中原文化传入云南首先是在交通线上的“纽结”地带。云南曲靖在受到内地文化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古道交通将滇池文化传播出去。“在四川、贵州、越南、泰国都发现过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都可能是与滇交换所得。”云南曲靖八塔台古墓群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在越南东山文化中



的基本典型器物中也出现过，表明曲靖的青铜文化通过“西南丝路”对东南亚一带有过影响。由此可见，巴、蜀、楚、滇及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的文化，在这条丝路上交流融会。对比研究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造型和滇青铜文化不难发现，滇青铜器在形制、纹饰甚至包括铸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如鼎、簋等重要的青铜礼器在滇文化中被贮贝器、铜鼓所取代，特别是贮贝器和其他器具上的大量人物和动物附饰雕塑，应该是古滇王国青铜文化特有的艺术形式。

滇青铜器对范型材料的使用顺序是石范 泥范 失蜡法。铸造有单面范、双面范和分铸法，器物的形制也较小，中原地区青铜器造型表现的形式及内容与滇青铜器相比，较大都是一些程式化的神秘的图形。用不同的场景真实地记录了古滇民族的社会活动和人文背景，古滇国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图象文字，历史发展到滇青铜时代，图象语言发展成雕塑语言，滇青铜在人物、动物的混合刻画表现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在表现方法上采用了圆雕、浮雕、透雕等工艺技法。这种大气、凝重、朴实的雕塑语言在中国乃至世界独树一帜。历史跨越战国到西汉短短的几百年间，古滇人用高超的技艺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雄奇瑰丽的神话。

先民留下的光辉艺术，它们不仅属于云南人，更属于全世界。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了解古滇青铜文化，并发扬光大，这是云南文化的重要品牌。创意性的挖掘和整理利用，把古人的智慧应用于现实社会发展中，并转化为文化精神产品、产业，有助于更深层次地推广云南文化，拉动云南旅游事业的发展，对建设文明、富裕、和谐、进步的云南发挥重要作用。

（张吉洪 云南艺术学院）

